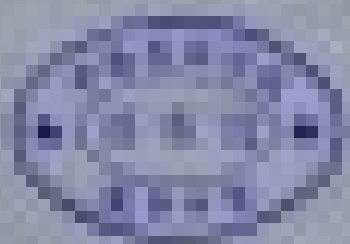


滿洲實錄



萬洲寶錄



滿洲實錄卷五

太祖兵進范河界

五月十七日，帝率諸王大臣統軍征明國。至十九日，進邊克撫安堡及花豹衝三岔兒，大小共十一堡。二十日，招服崔三屯，其周圍有四堡民，招之不服，遂攻取之。大兵營於三岔兒堡，留六日，犒賞三軍，均分所得人畜。先令兵送人畜歸國，又傳令衆軍沿屯搜掘糧窖，運畢安營。二十八日晨，大霧，卯時，有青赤白三色氣自天垂於營之兩旁，上圓似門。及起營時，氣之兩頭墜於軍之前後，相隨十五里，方散。

六月二十二日，廣寧巡撫遣通事一名，從者五名，及前送書者共七人來，言兩國修好，令送還所擄之人。帝曰：吾征戰所得者，雖一人何可還哉？若以我為是，於所得之外，更加金帛方和；若以我為

非，我則不和征伐如故。令來使回。

太祖率兵克清和

七月二十日，帝率諸王大臣，統大兵征明國，入鴉鵲關，環攻清河。其城守副將鄒儲賢領兵一萬固守。其中礮手約千餘，兼滾木矢石齊下，滿洲兵折城豎梯攻之，不避鋒刃，躍入，四面兵皆潰，其城遂拔。將鄒儲賢及兵衆俱殺之。一堵牆礮場二城官民棄城走，遂論功行賞畢，起兵回遼陽，行二日，復撤回，拆一堵牆礮場，二城將周圍之糧運盡，方班師。當克清河之日，有明國副將賀世賢領兵五千，出靉陽，擄滿洲山林所居新棟鄂寨殺七人及妻子，共約百餘而去。

時秋成，帝命納鄰音德二人，率四百衆往嘉木湖收穫。嘉木湖在渾河界藩河之間。戒之曰：晝則督農收刈，夜則避於山陰處。當今宿南山，明宿

北山今宿東山，明宿西山，於受敵之處，而能謹慎者，斯為貴矣。納鄰音德違帝命，被明之偵探潛窺數次，至九月初四日，總兵李如栢遣兵乘夜直抵收穫處，殺七十人，未曙而回。其餘三百三十人得脫。帝定二人違命之罪，籍納鄰之家，音德家產半沒入官。又以葉古德偵探不明，籍其家三分之一。帝與諸王大臣議曰：今與明國為敵，我國居處與敵相遠，其東邊軍士，途路更遙，行兵之時，馬匹疲苦，可將馬牧於近邊地，西近明國，於界藩處築城，議定，遂經營基址，收聚木石，因天漸寒，且止。

九月二十五日，遣兵略會安堡，斬殺甚衆，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斬於撫順關，留一人割雙耳，令執書回，其書曰：若以我為非理，可約定戰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決戰；若以我為合理，可納金帛，以圖息事。爾大國乃行竊盜，襲殺吾農夫一百，吾將殺

汝農夫一千。且汝國能於城內業農乎？遂回兵。至二十九日寅時，東南有一道白氣，自地衝天，形如大刀，約丈十五丈，寬丈餘。

十月十一日五更時，東南更有白氣，自星出，約寬五尺，直衝明國。至十四日後不見，其出氣之星，每夜向北斗漸移。至二十九日，直越北斗柄，自此以後不見。

十二日聞東海瑚爾哈部長納喀達率民百戶來降，命二百人迎之。二十日，至上陞殿，降衆見畢，設宴，將舉家來歸者列一處，有遺業而來欲還家者，另立一處。其為首八人，各賜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隻，冬衣蟒段皮裘大褂，秋衣蟒袍小褂，四季衣服俱備，及房田等物。其欲還者，見之留而不去者甚多。乃附信與還家者，曰：滿洲軍士欲殺吾等，圖我人畜財物，汗以撫聚人民為念，收為臣僕，不意施恩至此，吾土所居弟兄眷屬，可皆率之來。

十二月初二日，遼東經略楊鎬遣承差李繼學同前放還者二人至。

乙未，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征葉赫令大王率將十六員，兵五千，於扎喀關防禦明國，自將諸王大臣，統大軍起行。初一日，深入葉赫界，自克伊特城，尼雅罕寨，略至葉赫城東十里，將投誠人畜皆截取之。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餘處，盡焚之。又取蒙古所牧生畜，此蒙古乃附葉赫者乃收兵離城六十里安營。當進兵之日，葉赫遣使往開原，總兵馬林處告急。林遂領兵來助，與葉赫合兵一處，出城四十里，見我兵勢重，懼不能敵而退。帝亦班師。二十二日，令明國使者李繼學及通事齎書回，其書曰：「皇帝若聲遼人之罪，撤^出邊之兵，以我為是，解其七恨，崇以王位，豈有不罷兵之理？再將我歲幣及撫順所原有勅書五百道，並開原所有勅書。」

千道，皆給吾軍士。至我與大臣，再加段三千足金，三百兩銀，三千兩兵，乃罷。

二十六日，令穆哈連領兵一千，收東海瑚爾哈部遺民。

二月十五日，遣人夫一萬五千赴界藩處運築城之石，令騎兵四百衛之。

太祖破杜松營

是月，明國命總兵杜松榆林人、王宣保定總兵榆林人、趙夢麟陝西人、劉綎江

人李如柏遼東總兵鐵嶺人、馬林宣府人、賀世賢榆林人、副將麻岩大同人、監軍

廣寧分巡道張銓大名府人、海蓋道康應乾河南人、遼陽分守道閻鳴泰

保定開原道潘宗顏宣府人、文武臣等統兵二十萬，侵我滿洲。諸臣

剋日起兵，至遼陽。經略楊鎬以二十萬兵，號四十七萬，遣滿洲人一名，係取撫順時叛投者，於二十四日齎書至。言大兵征取滿洲，

領兵將帥及監軍文臣齊至。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時，分路前進。後明兵果會於瀋陽，分為四路。約三月初一日，齊出邊境，合兵攻取滿洲都城。約定遂起兵進發，乃分左翼中路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監軍道張鈐領兵六萬，順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總兵李如柏、賀世賢、監軍道閻鳴泰領兵六萬，往清河，出鴉鵲關；左翼北路總兵馬林、副將麻峇、監軍道潘宗顏領兵四萬，往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總兵劉綎、監軍道康應乾領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三月初一日，諸王聚於朝內，辰時，哨探飛報曰：「昨二十九夜，見明國兵執燈火出撫順關，此報猶未奏聞。其南方哨探又來報曰：『昨日未時，明國兵自棟鄂而進，諸王遂奏聞於帝。』」帝曰：「明國兵來是實，吾南方已有兵五百，即將此兵捍禦之。然明國故令吾南方預見其兵者，是誘吾兵南敵，其大兵必從撫順關來。」

今當先戰此兵。卽時令大王與諸王大臣領城中兵出，正行之際，哨探又來報曰：見清河路兵來。大王曰：清河路雖有兵，其地狹險，不能遽至，姑且聽之。吾等先往撫順關迎敵，遂過扎喀關，與達爾漢轄按兵候帝。四王因祀神後至，曰：吾築城運石之人夫俱無器械，界藩山雖然險固，倘明將不惜其兵，必竭力攻之，吾之人夫被陷將奈何？今吾兵急往其地，人夫一見，而心自慙矣。大王與眾大臣等皆善其言。卽令兵盡甲，未時行至太蘭港，大王與達爾漢轄欲掩兵俟帝。四王不悅，曰：何故令兵立於僻處？當於顯處耀兵布陣，運石人夫見我兵至，亦奮勇而戰矣。額亦都曰：貝勒之言誠是也，吾等當向前立於顯處，眾皆從之。遂前進，與明兵對壘布陣。我兵未至之先，杜松王宣趙夢麟領兵前來，時滿洲護衛人夫騎兵四百，伏於薩爾赫山谷口，伺敵大兵過半，擊其尾，殺至界藩河，合

運石人夫，據於界藩之吉林山險，杜松兵圍而攻之。山上騎兵率衆人夫一戰，折明兵約百人。正攻守之際，諸王俱至，見明兵二萬攻吉林山，又一枝兵立於薩爾湖山上。大王二王三王四王謂衆臣曰：「吾人夫內有衛兵四百，更令兵一千登山協助，往下衝殺。」以右翼四固山兵夾攻之。其左翼四固山兵可瞭防薩爾湖山敵兵。言畢，遂令兵一千往吉林山。帝至，問諸王曰：「汝等所議破敵之策若何？」諸王遂將前議告之。帝曰：「天將晚，卽照此指揮可也。」今令右二固山兵益於左四固山，先破薩爾湖山所立之兵。此兵一敗，其界藩敵兵自喪膽矣。再令右二白旗固山瞭望界藩敵兵，俟吾兵自吉林山下衝之際，協力以戰。時我兵離城三十里，以內壯馬者先至，疲馬者陸續而進。其遠方兵皆未至。六固山兵進攻薩爾湖山，敵兵布陣發礮接戰。我兵仰射衝殺，直破其營，不移時，敵衆屍

覆成堆。其助吉林山之兵，自山而下，正衝擊之際，右二白旗固山渡河前進，夾攻之。明兵連發火礮接戰，我兵奮勇衝殺，遂破之。橫屍堆積，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死於陣中。明兵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軍器與屍衝於渾河者，如解冰旋轉而下，追殺明國兵二十里，仆屍聯絡至碩欽山。天色已晚，令兵沿途截殺逃竄之兵。

四王口口破龔念遂營 太祖破馬林營

明國左翼北路總兵馬林兵，是夜至尚間崖安營，鑿壕，擊鼓傳鈴，周轉巡邏。我兵見之，遂星夜來報大王。次日大王領兵三百餘先往馬林方起營，見大王兵至，遂停兵布陣，四面而立，遠營鑿壕三道，壕外列大礮，礮手皆步立大礮之外，又密布騎兵一層，前列鎗礮，其餘衆兵皆下馬於三層壕內布陣。此營西相距三里，又一營

兵立於斐芬山，大王見之，三次遣人馳報滿洲，後至兵陸續赴大
王營不絕。明國左翼中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領車營騎步
兵一萬至斡琿，邵謨處安營，遶營鑿壕列礮。帝率四王領兵不滿
千人，令一半下馬步戰。明營兵一齊發礮，四王率騎兵突入步兵
遂摧覆戰車，大敗其兵。四王領兵盡力追殺，龔念遂等皆歿於陣。
中帝方立馬眺望，大王報到，言敵已至尚間崖，帝聞之，不待四王
之兵，急領隨從四五人，午時至其處，見敵兵四萬已布陣而立。帝
曰：「吾兵當先據山上，向下衝擊，其兵必敗矣。」眾兵將登山，見敵眾
營內兵與壕外兵合，帝曰：「是兵欲來戰我也，不必登山，可下馬步
戰。」大王遂往左，二固山令眾兵下馬，時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營
西面兵遂來戰。大王謂帝曰：「吾當領兵前進，即策馬迎敵，直入其
營後。」二王三王與諸台吉等併力殺入，兩兵混戰，敵兵遂敗，勦殺

大半。其六固山兵見之，前不待後，行伍亦不暇整，飛奔明之大營。營中兵發礮接戰，我兵發矢衝擊，明兵勢不能敵，大敗而走。我兵乘勢追殺，死者漫山遍野，副將麻名等皆斬於陣。總兵烏林僅以身免，血水分流，如陽春釋雪，尚間崖下，河水皆赤。

太祖破潘宗顏營

乃收兵攻斐芬山。潘宗顏之營，令兵一半下馬向上攻之。宗顏兵一萬，以戰車為衛，鎗礮連發，我兵突入，摧其戰車，遂破其營。宗顏並全軍覆沒。時葉赫、錦台什布揚古領兵來助明國，至中固城，聞明國兵敗，大驚，遂回。

四王口口口敗劉綎前鋒 四王口口口破劉綎營 諸王破康應乾營 阿

敏貝勒敗喬一琦兵

帝收大兵，申時至古爾本，方安營。有偵探來報曰：南方棟鄂與清

河路呼蘭二路之兵向都城而進遂令達爾漢轄領兵一千先往。帝駐於是處。^{翌晨}又令二王阿敏領兵一千繼之。帝隨率諸王等領大兵行至界藩因破敵乃殺牛八隻謝天祭旗。大王曰吾領從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後汗可率兵而徐進。帝允之。大王遂起行繼而三王亦行。四王乘馬至帝前問曰大王果前去吾欲與同之。帝曰汝兄扮作哨探前聽消息汝可隨我同行。四王曰大兄既已獨往吾等何故留後言畢亦起行。夜近初更大王乃至都城徑往宮門內時后妃及公主等正聚於此見大王至曰今又聞有二路兵來奈何。大王曰撫順開原二路兵已敗盡被殺矣。此來兵吾已有兵迎敵且不能至吾待父命前去接戰。大王夜出城十五里至大屯候帝祭旗畢申時自界藩起行至五更遇大王二王四王入城。天明令諸王領兵敵寬甸路劉綎之兵。帝於都

城留兵四千，以防清和路。李如柏賀世賢之兵，當劉綎兵出寬甸時，梗鄂路民皆避於山林。劉綎兵焚遺寨，殺跛瞽不能移者，向前而進。牛永額、真托保、額爾納、額赫三人，率守衛兵五百，迎敵搏戰，被劉綎大兵圍住。額爾納、額赫死於陣中，折兵五十。托保領殘兵四百五十餘人逃出，會達爾漢轄兵。達爾漢轄遂伏兵於山谷隘處。已時，大王、二王、四王率大兵出瓦爾喀什，正行之際，劉綎部下精兵二萬前來，令一萬兵野掠，見我大兵，遂登阿布達哩岡布陣。大王領兵欲自山上向下擊之，四王曰：「兄領大兵在後，相機，吾當領兵上山，向下擊之。」大王曰：「此言最善，吾行於山之西，汝令右翼兵登山，向下衝擊，汝可在後觀之，慎勿親入，負吾言也。」四王率右翼兵前進，領精兵三十，超出衆軍之先，從上下擊。兵刃相接，正搏戰之際，後兵亦至，衝擊而進。大王亦率左翼兵自山西而進，明兵

大潰，遂走。四王隨掩殺之。又見劉綎二營兵來，乘其未布陣之先，殺入，劉綎戰死於陣中，全軍覆沒。我兵乃安營。見監軍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於富察曠野處，四王駐兵，諸王隨皆至，遂列陣前戰。見應乾部下兵皆執箠、笊、竹桿、長鎗，披藤皮甲，朝鮮兵皆披紙甲，柳條盔，鎗礮層層布列。當進戰之際，明營中鎗礮連發，適大風驟起，其煙塵皆反向本營，迷漫昏黑，竟無所見。我兵遂發矢衝入，破其二萬兵，掩殺殆盡，風塵遂止。康應乾僅以身免。帝前遣二王與達爾漢、轄擊、明遊擊、喬一琦營破之。一琦率殘兵奔入朝鮮，都元帥姜功立營。

姜功立率兵歸降

諸王又見朝鮮兵營於古拉庫山，諸王各整固山欲進戰。姜功立知明國兵敗，大驚，遂倒掩旗，遣通事執旗來曰：「此來非吾願也。」